

生/活/随/笔

## 点赞那些事儿



周成芳

参加友人燕子组的饭局。她姐姐蓝蓝一见我就热情打招呼：“你前几天去了外地嘛，拍的照片真漂亮。”“你怎么知道？”我有些惊讶。“你发了朋友圈的呀。”蓝姐一脸羡慕地对我说：“看你每天生活得热气腾腾的，真好！”

“那怎么没见你点赞啊？”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

“我潜水，”蓝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很认真地说：“朋友圈熟人多，经常给这个点了，忽略了那个，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对此话题，同桌的小莉深感认同。小莉习惯每晚睡觉前浏览一遍朋友圈。有天晚上，她刚刷了几条动态就接到领导的电话。一个电话打完她感觉有些累，搁下手机关灯睡觉。第二天她的死党晓晓发私信教育她。晓晓昨天穿旗袍拍了一套艺术照，在朋友圈发了九宫格，引来赞声一片，却未见小莉留下足迹。晓晓愤恨地说：“明明之前还见你在给人点赞。”

“看嘛，差点就得罪了朋友。”小莉感叹道：“关系铁的朋友有话直说，遇到不熟的就容易误会。”

“像这种非故意行为可以理解，最令我不爽的，是那些明明是生活中的熟人，天天给其他共同好友点赞，却从不在你的朋友圈里冒泡。”当记者的冰雪说话直来直去。

“对不对，这叫看人点赞。”一桌人都深有感触。

朋友圈也算是一个小世界。通过朋友圈基本能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圈子。经常有人问我：“你和谁谁很熟哈？我看她经常在你朋友圈点赞。”

我有几位微友，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他们在朋友圈发了动态，习惯潜水的微友全都纷纷冒泡。还有些人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不过一旦有他们在意的人更新了动态，他们会准时出来活动。这类行为，我们称之为友情点赞。发的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发的。不相干的人发一条惊天

动地的消息也不理会，相干的人发了一片落叶，他们再忙也会送来温馨的赞。

我的微信里有两位大哥，加好友多年极少交流，但他们却雷打不动地长年在我的朋友圈留下足迹。我发一条搞笑的动态，他们会留一个笑脸，我发一段伤感的话，他们会送一杯咖啡之类的。绝大多数时候只是点赞。有一段时间，一位大哥兴许有事没上微信，几天后他将我近期的朋友圈一条条翻出来点了赞。我和他俩从未谋面，但只要想起他们，我的心就暖暖的。

我的微信上还有一位男同学，被我戏称为专业点赞党。只要有朋友发了动态，他就挨个点赞。好几次我在朋友圈刚分享完一条链接，就收到他的秒赞。我敢肯定他根本没打开内容。燕子和小莉都称身边这类“赞友”不少。

“赞友”中也有令人好笑的。我有一位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也算我的一位铁杆赞友。前不久我去了老挝旅行，照例每天发朋友圈分享旅途见闻。那哥们一条不漏地点赞。那天我刚发完朋友圈，他就私信我说“某某老友回到小城，邀约我一起吃晚餐。”

“大哥，我可是在国外啊！你不是一分钟前还点过赞吗？有你这样请客的吗？”我很不客气地数落他。

他回了一句“不好意思”，说“一时没反应过来”。

蓝姐也讲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她一个闺蜜遭遇婚变，感觉万念俱灰，在朋友圈发了一段伤感的文字，竟然收到很多“赞”。

“还有很令人无语的”，小莉说她一个同学的父亲最近意外去世，同学发朋友圈表达了悲痛心情，竟然也有好几个人点赞。她同学一气之下将那几个点赞的全部删了。

看来生活处处皆学问。朋友圈点赞也一样，需要用心才行，不然也会适得其反。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凡/人/素/描

## “年画娃娃”莫绍萍



徐文峰

柚花飘香的暮春，彩蝶穿花，蜜蜂争蕊。勾线、打底、描红、开脸……在梁平区实验小学“梁平年画委员工作室”内，“年画娃娃”莫绍萍穿着红花朵朵的衣裳，提着长杆画笔饱蘸颜料，正专心致志地创作“渝事好商量·请你建梁言”梁平年画。七彩颜料在她灵巧的手中变成了灵动绚丽的年画人物，大人小孩个个栩栩如生：政协委员握着笔拿着笔记本在田野间百姓嘘寒问暖；农民伯伯攥着旱烟袋，一边侧耳听着，一边悠闲地吸着烟；梳着冲天辫子的小孩牵着小黄狗坐在地上“凑热闹”，脸蛋红扑扑的特别可爱……

“年画娃娃”莫绍萍，留着短发，中等身材，走路大步流星，说话快人快语，做事干净利落。“年画娃娃”是她的微信名字，这位年过六旬的“年画娃娃”还真不简单，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年画”市级传承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1981年，风华正茂的莫绍萍从梁平师范学校毕业。她口中唱着歌儿，怀里揣着分配通知书，到梁平南正街小学（现实验小学）报到。那时的莫绍萍青春、活泼、可爱，也怀揣着青涩的梦想。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桃李满天下是她孜孜的追求。当时，莫绍萍是这所拥有2000余名学生的百年老校唯一一名美术教师。白天，她手把手地教学生画画，忙得像一颗旋转的陀螺；晚上，她静下心来，坐稳板凳，继续学习“充电”。教学上，她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探索出一套“操作、情感、功效”三线并举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乐学、好学、勤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莫绍萍到屏锦、礼让等乡镇采风，近距离接触到梁平年画作品“四郎探母”“盗令出关”。其深邃的意境、古朴的画风、丰富的层次感让她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她不耻下问地讨教、反复回味咀嚼、兴奋地拍照……回家后，她放大了照片，一连几个晚上像着了魔，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琢磨……梁平年画古朴粗犷、厚重深邃，几十道工序，不停地换色版。虽神奇，但又繁琐，何不运用自己的所学，创作出手工的、现代的“梁平年画”，使梁平年画发扬光大呢？说干就干。不想这一干，莫绍萍竟与梁平年画结上了缘。

莫绍萍学习得如痴如醉，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颜料成了她的“亲密伴侣”。1982年底，经过3个月的苦心孤诣创作，她的第一幅年画作品《展翅蓝天》呱呱坠地，在《四川日报》上刊登了，她竟兴奋得睡不着觉。年画俨然成了她的孩子，她逢人便介绍她的年画作品，听取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

痴迷是最好的老师。莫绍萍拿起七彩画笔，为自己描绘了一条创作梁平年画的宽广道路。她相继创作了《最美教师》《吉祥如意》《感恩》《干部接地气，百姓享福气》等100多幅梁平年画，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同。她主持并参与了梁平年画本土课程教学资源的整理与开发，设计了一套“视、听、思、画”结合的指导方法，吸引了孩子的目光，引起了儿童的兴趣，成为了重庆市艺术教育的亮点。

为了使梁平年画这一国家级非遗发扬光大，莫绍萍办起了小学生和乡村美术教师“梁平年画创作研修班”，免费义务授徒；她还积极推动创办乡村学校少年宫，绚丽多彩的少年宫成为了孩子心灵的家园、成长的乐园。她从有限的工资中挤出资金为贫困学生购买画笔、纸张、颜料，培养出“梁平年画”小作者和乡村美术教师上千人。重庆市人民小学还专门为德艺双馨的“年画娃娃”莫绍萍设立了“大师工作室”，让她在该校开班授徒，培养优秀的非遗文化接班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新/作/者/

## 留恋油渣萝卜汤

周光友

吃过很多美食，依然觉得妈妈炖的油渣萝卜汤最香最好吃。而今只要在外吃饭点餐，这道菜一定是我的首选。因熬制麻烦还赚不了钱，很多饭店并不接单，在我的苦苦央求下，厨师也是勉为其难。他们放了各种调料，极其用心，但我至今没有吃出妈妈的味道。虽然食材很简单，但儿时我们姐弟三人，就盼着妈妈的油渣萝卜汤。那香，沁人心脾；那美，回味无穷！

几十年前的农村，我家里经济困难，饭碗里吃食，以红苕、苞谷面为主，有了小麦，主食当然就是面粉粥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在几粒米煮就的稀饭里放些焉黄的菜脚叶，喝了几碗下肚感觉肚脐儿都要胀爆。那时候，如果亲戚邻里有条件好的，东挪西借，勉强度过一年。我家没有富亲戚，没处借，偏偏青黄不接的时候，人都没得吃，更别说用粮食喂猪。猪只能吃坡上割回来的野草，足足一年才长百多斤。年关杀掉猪肉卖一半，留一半过年。爷爷辈三兄弟，三大家人过年吃转转饭。等年过完，我家几十斤肉所剩无几，珍宝似地挂在灶房房梁上。家里来了客人，薄薄地切几片腊肉，铺在白菜的上面。客人没下席，我们是不敢动肉的。有一次，我的

筷子刚接触到肉，爸爸就狠狠地盯我一眼，我赶紧把筷子挪开，改夹白菜。

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把老母鸡生的蛋凑成整十，逢赶场天拿去卖掉。除去买生活必需品，如果还有剩余的话，她就会转到卖油渣的小贩那里，蹲下身，一坨一坨地挑选那种块头大的，熬得不是很干，还有一点儿油水的油渣。她一边翻，一边找，回想那时小贩一定会给她白眼的。但妈妈为了我们能吃上油荤，她顾不了这些。油渣买回来以后，她到地里拔几个白萝卜，扯几根小葱带回家。妈妈打一筒米煮焖锅饭，把萝卜切成坨和油渣一起加盐炖。起锅时，将小葱洗净切成葱花放入汤中。鲜美无比的油渣萝卜汤就成了。焖锅饭就油渣萝卜汤，简直是人间美味，成了我童年难以磨灭的记忆。

后来，我们姐弟三人都考取学校，离开家，离开农村，然后又各自成家。父母也离开他们热恋的故土，随大姐一起到城里生活。2007年，妈妈离我们而去，从此我再无机会吃到妈妈的油渣萝卜汤了！于我，这道汤成了永恒，也成了世间绝唱。我留恋这道汤，更多的是留恋妈妈的爱。

(作者单位：江津四牌坊尚融小学)

诗/绪/纷/飞

## 老岩头



胡中华

“四川有个老岩头，半截插到天里头。”

那时，重庆还没有直辖没走出土墙村和土场镇的乡亲和我都津津乐道这向当地妇孺皆知的民谣

现在，它依旧是游子和村民内心骄傲的巅峰。而我，越发坚信

只有孤独，才能丈量老岩头那种悬崖的高度

这半生绝美的想象和断壁式的爱情让我更加珍惜竹篮打水和水望月的意味

老岩头和我世俗之外耸立起来的山峰不高不矮，和我的命运

海拔相等

风霜雨雪，春夏秋冬老岩头的颜色和我的衣服一样青得发蓝在这光影变幻的人世，在这闪电走过的地方，我的须发和云彩更加明亮

老岩头顶起的阳光，会不会像尖锐的松针，青竹溪的泉水会不会呛到欢乐的鱼群，我祈祷蝴蝶拥有自由的呼吸……而我自己更加热爱，崖壁藤枯半生沉默，面庞陡峭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